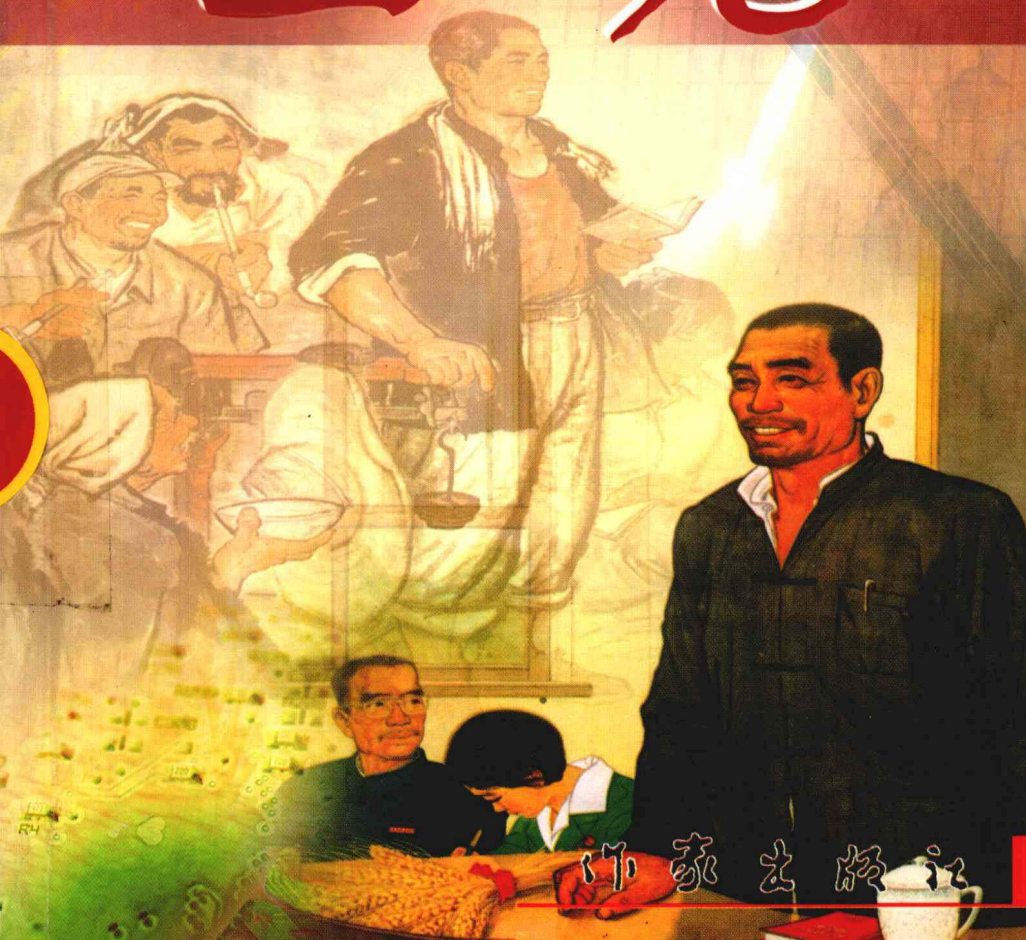


朱继经 著

山魂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朱继经 著

山鬼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鬼 / 朱继经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1

ISBN7-5063-1628-5

I . 山… II . 朱… III .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960 号

山 鬼

著者: 朱继经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钟伟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 bat.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 / 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7.75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628-5 / I.2339

定价: 15.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朱继经，男，笔名章勃，1929年生于唐山，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47年参加革命，1952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战友》、《人民炮兵》、《长城》等报刊上发表小说多篇；出版的个人专集有长篇小说《寒夜繁星》、中短篇小说集《银手镯》、散文集《沧桑》以及《民间文学集成》、报告文学、诗歌和大量的文史资料等，共计500余万字。

引 言

1958年8月底，经历一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全县共错划“右派”792名，其中文教系统544名。1979年10月全部平反纠正，并作了妥善安置。

——《丰南县志》第20页，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成了划为右派分子的依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了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毛泽东传（1949——1976）》71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前 言

这一束 240 天的日记，出自一位教师之手。内容是记录他被错划为右派前后的思想压力和人际关系的剧烈变化。在那个充满激情的火红年代，这是用隐藏在心底的语言书写的时代伤痕。

日记手稿是“文革”中被查抄存入本人档案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史问题的决议》发布，使这部日记重见天日。按政策应退还本人自行处理，而日记主人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中遇难，手稿便转到地方志部门作为历史资料存查，当时我正在县志办公室工作，职业的责任感驱使我翻阅了这部日记手稿。

日记以钢笔蝇头小草行文，字体流畅娟秀，有点像女人的墨迹。时限从 1958 年 9 月 5 日起至 1959 年 5 月 1 日止，历时八个多月，并附有思想改造汇报二十六篇。日记写在 64 开纸 100 页的袖珍笔记本上，纸页为湖北产胶印板纸，为大冶印刷厂 1956 年 11 月印制。手稿内夹有一张妇女照片和水泥峪采石

场食堂饭票两张。那祯玉照是否就是日记中常提到的“慧”，也没有再去印证。

从日记中提供的一些重大事件、背景材料、生活细节，足见人间正气、人格风范，悲欢际遇、风雨诗心，使我们从中洞见他对人文关怀的奢望、哲理的思考；对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便作了抄录，以备将来入志时参照。

不难设想，写于那个年代的个人日记，绝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表露内心感情的归宿，是一己遭迫害和摧残的饮泣。事件真实感人，语句朴实平顺，绝少涂饰和取宠，这在当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胆量，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提示我：应该负起披露这部日记手稿的责任，并在首页天头上随意写下“一个右派的日记”作为标题。誊写时觉得这标题对日记主人太刺激，便改为“沉沦岁月”；输入电脑时发现“沉沦岁月”与前进的时代不合拍，又改为“山中无日月”；再修订时有朋友提出：这标题有点道家隐士的气味，与日记主人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不能用。后来，依据日记的点睛之笔，借用屈原《九歌》中“山鬼”的诗，概括日记主人在逆境中等待改造“毕业”与家人团聚的渴求及与此相关的复杂心情。遂以《山鬼》定为书名。

应该说明：在整理这部日记中，我自己也受到感染，看到了历史背后的真象。让我重温了激昂中的沉思、热烈中的冷静、舆论一致中的异端是什么滋味。领略了日记主人逆境中的思潮泛彩、笔底波澜，以致忘了整理这部日记的使命。

在公开发表之前，我又隐去了日记主人及其同伴的姓名与

住址，采用了化名和假设地名，以避免在读者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就是日记变小说的来龙去脉。

唉！岁月的风尘既然那样沉重、严密，人们的惰性被陶醉在“反右正确”的得意之中，使人们难以听到被困在历史铁牢里蒙冤者的呻吟与喘息。但真理是公正而倔强的，它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为路标，引诱人们去寻找一贯正确中的那个“不”。二十年以后，政治上早已“休克”的“右派”突然又缓过来了，这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把六亿人民都给震懵了，许多人竟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最终还是从既定的路标上小心地绕过去；又过去二十年，才发现了“不”以后的这个“是”；一大批蒙难受屈的人为此做出牺牲，付出了代价，难道还要让他们的灵魂默不作语吗？这就是我整理和披露这部日记的初衷！

为使读者全面了解反右始末，我收集了一部分历史资料，附在后面，仅供参考。因水平有限，定会有些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甲申年（2004）仲夏朱继经记于胥各庄二街陋室

目 录

诗的星群从这里升起/朱先树	(1)
一项心灵工程/王燕生	(3)
守护诗的家园/宗鄂	(5)
诗坛上的一件盛事/林莽	(9)
蒋宝华辑：荷池边听笛子演奏	(1)
夏夜：荷池边听笛子演奏.....	(1)
春天的河流.....	(2)
这个冬日.....	(2)
雪在下.....	(3)
夜色有多么静.....	(4)
晨阳.....	(5)
夕阳.....	(5)
城市的疼痛.....	(6)
思想的翅膀.....	(6)
中午.....	(7)
夏夜之鸟.....	(8)
春天说来就来.....	(9)
生命组曲	(10)
闪电擦着了空中的火柴 突然我看见了童年 ...	(11)
一杯酒	(12)
一片叶子	(12)

开 篇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一九五七年的早春，从北京吹来整党的和风，，令人沉迷。这是政治空气的流动，和天地间自然界一样，哪个生命不需要这样的风呢！这是发扬民主的好风，有好风的日子才不会感到单调和寂寞。风，能把人的思绪高扬起来，关于未来的畅想才具有了活力和生机。风骄健地走向旷野，用双臂拥抱大自然，梳理世人的纷乱思绪，让风吹去淤积在心头的烦躁，让风滤掉苦日子的悲哀和惆怅，然后以最大肺活量呼吸清新，纵情地奔跑、以激昂的情绪和必胜的信念，感受着好风，感受着一个伟大的回归。

然而，到了夏天，这风却变幻莫测，让人熟悉而陌生：我曾经承受过它亲切关怀的抚摸，就如潜入春夜的细雨，不时敲响窗下的梦；时而又如同白日阴霾下的寒流，骤然神秘而不着边际，使那些善于窥测方向的人能在春天里制造出冬天的故事。而那些毫无准备的“鸽子”们，栖在风摇的枝条上发出咕咕的叹息。

擅长辨别风向的人，凭借风力直上青云，却把一副副沉重的时代轭套，丢给大地上耕作的人群。旋转的时光齿轮，转到一九五八年便加快了速度。权威维护真理的同时也掩盖真理，为了留住公正的时间，我记下日子的面貌。

九月五日

今日天气晴和，阳光明媚而温柔。一年来，似乎还没有这种对天气的独特感受，过得全是多云或阴晴不定的日子，让人感到压抑。今天见了阳光，精神顿觉放松了许多，才回味起那三百多天，过得全是被批判挨整的日子。

上午到总校聆听宣布处分。由教育局党总支书记主持，受处分者大部分是教师，大概有十五六位，连总校长也成了右派。总校下辖的十所小学里，三十多位教师，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对此，我过去的担心倒开始放下了，虽然那些左派们用敌视的目光盯着我，并没有让我感到难堪。

我有什么罪？从十六岁参加革命至今，十多年积极工作，就因为我写了一首读陆游《示儿》诗有感（河朔烟尘悲故国 / 中原抵定盼王师 / 英雄肝胆男儿志 / 我爱先生绝笔诗），就硬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承认就认为“顽固不化”，我不能违心做假认错的表现，求得过关，我是永远不会那一套的！有的人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无限上纲，把思想认识问题，硬拉到阶级立场上来大做文章，甚至把我做过的一些好事，也说成是“别有用心”，我思想上搞不通，怎么能违心地作“委曲求全”的表态呢？

九月六日

今日凌晨，我们一行八人——我、马兰、董志君、王学东、刘谷、许承彬、张伯恒、佟凤山戴着“帽子”，背上“处分”，集中到魏庄子。临行时领导训话说：“从今往后，你们要是改了，那也就是历史问题了，如若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又强调“何去何从，是你们面临的选择”最后还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以沉默回报。

这时，早有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谁也没有等待“出发”的命令，主动搬取行李，装上马车，分别坐稳后，就听车把式一个响鞭，一声“驾”，就出村向北方驶去。

押送我们的同志，骑着骡子紧紧跟随。我们都不知道此行去往何方。天蒙亮时才知已经进入山区。回头望去，已无法看到进山时的路口。董志君装模作样地问：“这是去哪儿？”佟凤山一笑：“你问谁呢？”许承彬说：“放心吧，反正不是去刑场！”这话太刺人了，把心上的创伤又戳了一下，都心照不宣地低下了头。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张伯恒抱着背包，偏身斜靠在车牙箱上。王学东见他抱着那背包，问：“为什么不当坐垫儿？”他神秘地一笑：“背包里有相机，压坏喽！”马兰说：“你又不是来采访，是来改造的，带它干啥！”刘谷说：“马兰校长的话有理，个人爱好目前不适用于我们。”张伯恒说：“我没考虑这么复杂……”

车把式粗犷的吆喝和清脆的鞭声，带领马车快速行驶，轱辘轱辘通过思乡桥，把还乡河无情地甩在后面……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进了山区。山路蜿蜒，

转得我们头晕眼花，绕了几个大圈后，我们的心都绷紧了：马车刚往左走一会儿，又往右拐去，刚刚向上攀登，却又先往下移动；平缓的小陡坡约有几丈宽，狭窄的小路弯弯曲曲，车把式的鞭稍儿、帽影和飞翔的小虫，都在我们面前晃动；马车犹如蛇绕着树爬一样行进。天空忽暗忽明，太阳时前时后，风也在车的前后无规则地刮着。前面的山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里路，高也不会超过五千米，但我们从清晨一直到中午还没走完，似乎得一直跋涉到人过中年才行。崩山的轰鸣，自远处传来，如雷贯耳，车把式这才说：“就要到了！”

傍晚终于到达目的地，原来是燕山南麓一个叫栖霞岭的集体山场。这里有个采石峪，使用土窑，依靠土法，生产燕山牌火山灰质硅酸盐洋灰，以石灰为原料加部分高炉矿渣氟石和石膏磨制而成。主要靠铁钎、大锤和炸药爆破手工操作，生产建筑石料、沙石和石砬。押送我们的同志虽然保持敌我距离，但也透露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八人将在这里接受“劳动考查”，时间是“三个月”。

采石峪分为东峪和西峪，山民们则称为东场、西场。我们下车后胡乱吃了几口白薯，没让歇一会儿，就被调到东峪打石头、干杂活儿，晚上又开会，偏赶上这里搞“肃反”，也让我们这些人写份材料。小煤油灯下写到深夜十二点才罢。马兰年龄大，又是妇女，另分配了住处，但写材料必须和我们聚在一起。她提前写完材料，临走对我们说：“不用那么担沉重，咱们是死老虎，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听我喊叫腰酸腿疼，她又说：“这就是脱胎换骨，挺一挺就过去了。”

于是，我想到列宁的话：“要向大的目标走去，就得从小的目标开始。”我要做挺直脊梁的硬汉，就不能怕体力劳动的

折磨；又想到苏子居东坡因以为号，我劳动在东峪，也作“东山日记”，就感到些许与他人不同的自豪。

因无执笔之暇，特采用袖珍薄本，随时记入生活，以鞭策我“谨言慎行”地做人。

九月七日

拣了一天石子，手已磨破，加上连日睡眠不足，没有一点儿精神。但一想到现实的处境，便勉力支持下去。这一关可真不好过呀！

今天阳光也吝啬，偶尔露一下脸就立刻被流动的浮云遮住，这使我想起去年今日的境况。

那天早上出去开会，在教育局的楼道里碰见曹振文，他是我的好朋友，运动中却揭发我最卖力。见了我他眼神有些怪，一脸无可奈何的“内疚”相，似乎怕见到我。我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交头接耳，窃窃地议论。他批我最凶，为显示自己是疾风中的劲草，他挤细了眼睛向我讪笑，从这“笑”中，我洞察到他们的部署：谁在批判会上充当什么角色，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可我不在乎！仍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引起主持会议人的醋意。他用轻蔑的眼神丢我说：“有人不认识石苏，要求认识一下。”我马上站起来，后边又有人提议：“看不见！”我大大方方离开坐位站着，后边又听有人喊：“还是看不见！”我又举起一只手，仍有人叫嚷：“看不清楚！”我索性站在椅子上，举起双手大声说：“这样你们满意了吧！”会场顿时骚动，数百双眼睛放出陌生而疑惑的光，齐刷刷打在我的身上。哦，我明白了：只因整风中我对单位领导提意

见尖锐，被认定是“向党进攻”，有意将我往敌我矛盾上拉，好向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做交待。何必来这一套！

前一段时间，他们知道我爱给领导提意见，不愿让我参加整风会，后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他们又一反常态，积极动员我参加“向党交心会”，引诱我“鸣放”，然后抓“辫子”整我。我也一反常态：一言不发！这就激怒了他们，扩大了批判会的规模，压我就范。

我的态度是：心里没有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九月八日

没想到采石峪的领导倒有人情味儿，看我在东峪劳动太吃力，今天临时决定，把我调到西峪来打夯。虽然也累得两臂酸疼，但比在东峪打石头的劳动量轻多了。竟然也连续干十个小时，还有热水喝。

午饭肉饼，吃了一斤半，消化很正常。晚上又让作“改造计划”，小煤油灯下写了半宿。

想起那些过去一同共事、亲密无间的同志，一夜之间就和我“划清界线”，热情的笑脸变得冷若冰霜，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怎么扭过来的？我至今也茫然。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慧，她也劝我“认错过关”，我不听劝，她就把气撒在女儿身上，孩子打碎一只碗，她便指桑骂槐地说：“小孩子家这么不听话是很危险的！”真是小题大做。在家呆不住，回到学校想独自静一静，但一进办公室，人们都装作不认识我，连过去例行的一声问候都没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了别室，和曹振文对面备课。这是不是有意监视我呢

？我猜不出底细。后来，总校的党总支书记李思敬同志找我谈话问：“你是不是说过马列主义也要变的话？”我说：“是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在变，难道马列主义就不变？”他反问：“往那儿变？”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就是个原则问题！”我分辩：“这是在学习会上谈的个人认识，可能不全面。”他又问：“你还说过，铁托的工人委员会是新生事物，不算修正主义。有这回事没有？”我说：“有，咋啦？”他一拍桌子：“对，就这一条就够‘右’的了，党支部每次思想排队为什么偏偏排到你的头上？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话的语气似责备，又有点同情：“不过，在对你的问题上，组织上还是保护的。你革命军人出身，转业地方后工作积极肯干，在部队立过功，受过奖，但不承认错误，仅凭过去的表现，你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必须指出，你的思想有很多是很错误的！”

听了这些评论，我终于明白，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是在这里转的。那么，我这个“思想改造计划”将怎样实施呢？

九月九日

昨晚，用晒干的艾草绳子薰蚊仍不管用。山沟里闷热的黄昏使蚊子更加猖獗。一夜没能睡好，天未亮就起来坐着，两手不断挥舞驱蚊，直到天明。

上午还是打夯，两臂虽然累得酸痛，但稍微休息，痛感立即消失，只是腿部因抬石头不适，一直没有恢复过来。领导调我离开东峪到西峪来劳动，可以说真是照顾了，要不然非累垮不可。